

REREADING MARX: A Contemporary Explanation of Meta-Philosophy



何中华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

# 重读马克思

何中华 著

REREADING MARX: A Contemporary Explanation of Meta-Philosophy

# 重读马克思

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马克思/何中华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209-04826-2

I. 重… II. 何…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283 号

责任编辑:隋小山

封面设计:武 斌

**重读马克思**

何中华 著

---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50mm×240mm)

印 张 36.25

字 数 52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826-2

定 价 58.00 元

---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2)88194567

## 导 言

马克思说得好：“伟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a》[‘命运’]”<sup>①</sup>。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的思想本身。一种思想的命运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的内在力量和固有逻辑，还受制于种种历史机缘。但一种真正伟大的思想总是会在历史的反复淘洗中越发显现出它的耀眼的光辉。这其中，固然是思想本身的力量使然，同时也需要真正有洞见力的发现。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此发现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尽管限于主客观条件，这种努力不可能那么尽如人意。

马克思的革命家形象极其鲜明而突出，他的思想不仅内蕴着革命结论，而且充满了革命精神。在马克思那里，学说同人格是内在一致的。这就使他成为一个红色象征，以至于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所以，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人们似乎有理由怀疑马克思的意义。我们重新诠释“马克思”究竟是否还合乎时宜？在一个一切以时尚与否为唯一判准的时代，马克思还没有过时吗？

对于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来说，所谓的“后革命”时代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平庸。也许平庸的生活隐藏着某种真实，甚至更具有建设性，特别是对于那些所谓“社会渐进工程”的信奉者而言更是如此。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决非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某些偏执的人们想象和鼓噪的结果，而是历史本身的真实诉求。关于“革命”的历史合法性问题，马克思这样指出：“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sup>②</sup>。放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26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1页。



长眼光去看，我们会发现情况更是如此。关于“制造”革命，恩格斯曾说过：“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sup>①</sup>。即使在历史上有过“制造”革命的先例，那么由此造成的历史灾难也不能归咎于马克思的学说，它一定是有意或无意地背离马克思思想的结果，因为马克思特别强调历史条件的成熟对革命之发生的先在约束作用。倘若在一个强调和谐的时代，就非历史地否认革命的合法性，那就不仅仅是背叛，而且是肤浅。坦率地说，在被碌碌无为的庸常生活所完全攫取了我们的狭隘感受中，马克思的名字离得实在过于遥远了。首先被作为一个革命家形象建构起来的马克思，在我们今天宁静得近乎死寂、舒适得让人陶醉（至少表面看上去如此），从而缺乏任何激情震荡的生活样态下，难免显得十分突兀，以至于完全不合时宜。即使有足够的想象力，也难以把“马克思”同我们当下的生存处境联系起来。这一现实，使我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怀疑，在今天谈论“马克思”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揭示“马克思”的当代含义，从而避免使其沦为一种学术史意义上的“木乃伊”，恰恰是我们当代人的任务。其实，不是马克思已与我们渐行渐远，而是其思想的本真价值被我们在不经意间遗忘和遮蔽了。我们在思想上的迟钝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有着难以逃避的责任。一旦从今天的历史语境中“复活”马克思的思想家形象，我们将会蓦然发现，“马克思”就“活”在我们自己所属的时代中。通过我们的此在性的诠释，一个鲜活的“马克思”诞生了。

只有庸人才会这样肤浅地理解：似乎马克思只配同起伏跌宕的革命时代相关联。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马克思的意义，才是一种真正的深刻。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仿佛越来越远离了马克思哲学<sup>②</sup>的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2页。

② 本书在研究主题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哲学”称谓，而不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词。前者仅指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它不包括马克思后继者们的思想；后者则既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后继者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后者及其研究对于理解前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马克思哲学仍然有其不可无视的相对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之所以存在着某种误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忽略了这一点。本书在一般意义上仍然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是取其宽泛的含义。

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假象。在这样的时代，发现“批判”（马克思意义上的）的肯定价值和正面意义，离开了思想的敏感和睿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正是通过这种“发现”，马克思哲学成为现代生活的一副“解毒剂”。现代性的平庸恰恰需要通过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的反省，才有可能得以扬弃。随着历史条件的巨大改变，原生态意义上的革命或许已经不再重演，但马克思哲学所内蕴的革命精神（亦即强烈的现实批判本性）则无疑需要继承和光大。因为现代性所固有的矛盾内在地要求我们以实际地反对现存的一切来达到其反身性的历史超越。

其实，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革命”一词是广义的，它决非仅仅局限于狭隘的阶级斗争和暴力推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指实践的变革。把马克思的“革命”同残酷斗争联系起来的这一联想，当然有其某种历史的原因，但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它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狭隘而庸俗的理解，是偏离马克思的本意的。马克思曾说，辩证法在其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共产主义者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等等。这些才是马克思所谓“革命”的真实含义。

在马克思那里，从来就未曾有过一种作为讨论对象的、被叙述的哲学观，也没有自觉而明确地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化，有的只是实际的运思过程。马克思遗留给我们的“文本”，不过是这种运思的记载罢了。所以，我们要想了解马克思对哲学的领会方式，除了通过文本跟随他实际地运思，并在这个过程中内在地体认其哲学的睿智之外，没有能够达到目的的别的什么路径。海德格尔在自己的一本文集的序言中曾期待读者通过阅读而使“自己被带到一条道路上”<sup>①</sup>。这种期待充满了现象学的意味。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早在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经验中就已经领受过了。因为马克思的作品不是展现一条道路供作为读者的“你”去“看”，而仅仅是引领“你”进入运思状态，即让“你”在思想上“上路”。由此决定了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也必须符合或顺应马克思所特有的致思风格和思想理路。不

<sup>①</sup>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然的话，我们即使读过马克思的所有著述，到头来也依旧是未曾与马克思“照面”。

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一封信（1858年5月31日）中谈到自己在《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的研究时指出：“十八年前我曾对容易理解得多的哲学（这是同赫拉克利特相比较而言的，因为马克思的这封信涉及对拉萨尔的著作《赫拉克利特》的评论——引者注）——伊壁鸠鲁进行过类似的工作，也就是说，根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不过，我确信这个体系，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也是这样，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像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sup>①</sup>。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他根据伊壁鸠鲁著作残篇阐述并还原出他的整个体系，不是由于著作的不完整，而是由于内在的原因所致，即体系只是“自在地”存在着。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形在许多哲学家那里包括晚近的著作完备地保存着的哲学家那里都存在。那么马克思本人的情况又如何呢？黑格尔认为，离开了体系，一种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客观化为超越主观随意性的逻辑形式，从而是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它意味着这种哲学尚未脱离哲学家个人偏好的限囿。所以，黑格尔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sup>②</sup>。马克思不是一个去刻意地营造体系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的思想建构中缺乏一种内在地隐藏着的逻辑脉络。我们面临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把这个脉络发掘并再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显在的思想系统。

然而，恩格斯却指出：“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0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那无数的空白”<sup>①</sup>。其实，恩格斯否认体系的可能性的理由并不牢靠，因为它是建立在对无限性的误解的基础上的，他所说的自然界和历史的展开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只是在黑格尔所谓的“恶的无限性”或“坏的无限性”的意义上成立的，哲学体系作为真正的无限性的反思形式，并不会因为无穷进展的未完成性而搁浅。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而恩格斯恰恰把它们相混淆了。所以，我们寻求马克思思想的内在体系，不能因此而丧失其正当性。

黑格尔说：“在哲学里，问题不在于我们可以思维什么，而在于我们现实地思维什么”<sup>②</sup>。在马克思那里，哲学观不是被当作对象来设定并表述的，而是通过实际地思考展现出来的。因此，只有同马克思一道运思，才能体认（亦即内在地把握）马克思关于哲学的领会。这也是由马克思的哲学特质决定的。这一特点，使我们没有办法以旁观者的姿态同马克思的哲学观相遇。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名词性的，而是动词性的。在“亲近”马克思哲学时，我们自己必须“哲学”起来，如此才能体认哲学，从而“习得”哲学所特有的运思方式。拿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当我们亲自思想时，我们才通达那召唤思想的东西”<sup>③</sup>。对于思想来说，唯有采取那种“亲在”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与思想照面。这一点也决定了本书力求使读者被带入一种运思状态之中。现象学的意味在于它不是去客观地揭示一条道路让读者去“看”，而是引领读者“上路”。

从马克思一生的志向和著作可以看得出来，过一种书斋式的沉思的生活决非马克思所愿。但为了让人们领会其良苦用心，他不得不以沉思的方式消解沉思，揭橥出使沉思融入生活的道理。他相信，“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sup>④</sup>。“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⑤</sup>。由此可以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为什么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2~663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2页。

③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了。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不过是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从属性的角色。马克思归根到底不是以“解释世界”的姿态，而是以“改变世界”的姿态成其为马克思的。

诚然，马克思在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写一本专门谈论辩证法问题的小册子的愿望。1858年，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1858年1月14日）中曾经谈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sup>①</sup>。10年后，马克思在给狄慈根的一封信（1868年5月9日）中又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sup>②</sup>。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给拉甫罗夫的一封信（1883年4月2日）中说：“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sup>③</sup>。然而，通过清算黑格尔的“逻辑学”，把辩证法当作对象加以叙述这项工作，马克思生前一直没有做。它显然还没有重要到能够使马克思足以放弃其他工作而把有限精力和时间用于这个愿望的实现方面。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的解释大概是：第一，这不是一项容易做的事情，之所以困难，不在于它的深奥，而在于把辩证法当作对象来专门谈论这种方式并不恰当；第二，它并不是首要的任务，马克思一生即使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也丝毫不妨碍他在思想上的完美和伟大。

在本书中，我不打算隐匿自己的思考本身的成长过程，仅仅把思考的结论和结果搬给读者，而是把思考的过程一并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由不成熟到自认为成熟的展开。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不成熟本身也成为“显现”的一个必要步骤，而不再是外在的和多余的了。这大概更符合思想生长的自然逻辑，也许更有助于读者的接受和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

会。

作为此在性的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来诠释马克思关于哲学的理解。但这种此在性只有经过我们的反省，才能作为自觉的背景或语境进入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观所作的诠释之中。所以，对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及马克思哲学遇到的挑战加以考察，就成为本书得以展开的一个必要的准备。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得，它只是报道本人在重读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得。这种“重读”是双重意义上的：既是相对于以往的传统解释而言的重新领会，又是本人对马克思哲学的不断深化的体认。关心马克思哲学命运的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某些人尤其是在某些青年人那里，对于马克思哲学不那么有兴趣？这当然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但最直接的也许是因为：第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所采取的态度有独断的一面。所谓独断是指我们没有从前提上先行地“证明”而是满足于“宣布”马克思哲学的合法性，其后果是使马克思哲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以至于引发人们的逆反心理。第二，我们的正统解释存在着误读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马克思哲学的名声。这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读了马克思的原著之后，反而“爱上了”马克思哲学，而对于那些二、三手的研究著作却感到味同嚼蜡，兴味索然。哲学原本是“爱智慧”的，但读这类拙劣的解释反而让人远离智慧，哲学的魅力被严重地遮蔽了，马克思的名声被极大地败坏了。针对上述现状，我试图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力所能及地矫正以往存在着的误读成分，二是清算马克思哲学的前提，给出其逻辑奠基的原初基础。当然，本书究竟达到了几分，还有赖读者的判断。

# 目 录

导 言 .....	(001)
<b>第一章 转变时期的来临 .....</b>	<b>(001)</b>
一、从“解构”到“建构” .....	(001)
二、从“封闭”到“开放” .....	(003)
三、从“抽象”到“具体” .....	(005)
四、从“现代”到“后现代” .....	(009)
<b>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 .....</b>	<b>(016)</b>
一、马克思哲学面临的当代挑战 .....	(016)
二、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 .....	(017)
三、应该怎样面对马克思哲学 .....	(021)
四、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问题 .....	(026)
五、马克思哲学学术性与现实性 .....	(047)
<b>第三章 关于“重读马克思” .....</b>	<b>(052)</b>
一、为什么需要“重读马克思” .....	(052)
二、怎样“重读马克思”才恰当 .....	(058)
三、“重读马克思”应注意什么 .....	(071)
四、在思想上重建整体马克思 .....	(079)
<b>第四章 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 .....</b>	<b>(091)</b>
一、马克思语境中的“意识形态” .....	(091)
二、马克思哲学不是新意识形态 .....	(096)
三、个体生存与实践本体论建构 .....	(103)
<b>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 .....</b>	<b>(114)</b>
一、马克思究竟有无“本体论” .....	(114)
二、马克思本体论的内容和脉络 .....	(120)



三、马克思本体论的特点或优点 .....	(130)
<b>第六章 马克思哲学与超验性 .....</b>	<b>(138)</b>
一、马克思哲学超验性的文本证据 .....	(138)
二、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经验论窠臼 .....	(152)
三、马克思哲学超验性的历史内涵 .....	(157)
<b>第七章 实践的本体论维度 .....</b>	<b>(164)</b>
一、哲学逻辑起点的重建 .....	(166)
二、“抽象的个人”之批判 .....	(171)
三、扬弃人的存在的悖论 .....	(181)
四、由“说”回到“做” .....	(190)
<b>第八章 实践范畴的原初性 .....</b>	<b>(197)</b>
一、实践作为本体范畴何以可能 .....	(198)
二、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之建构 .....	(210)
三、“改变意识”只能诉诸“改变世界” .....	(222)
<b>第九章 为实践本体论辩护 .....</b>	<b>(234)</b>
一、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本体” .....	(234)
二、关于自然界的前提性和优先性 .....	(239)
三、实践本体论视野的特殊意义 .....	(248)
<b>第十章 实践本体论新诠释 .....</b>	<b>(255)</b>
一、领会“实践”之作为“本体”的契机 .....	(255)
二、超验性在实践本体论语境中的重建 .....	(264)
三、实践本体论就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 .....	(271)
<b>第十一章 理解、解释与实践 .....</b>	<b>(281)</b>
一、“理解”与“解释”的区分 .....	(281)
二、理解是如何可能的 .....	(289)
三、理解的存在论意义 .....	(298)
<b>第十二章 马恩思想差别之表现 .....</b>	<b>(308)</b>
一、“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 .....	(309)
二、“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 .....	(318)
三、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 .....	(329)

四、彼岸“自由王国”与此岸“自由王国” .....	(336)
五、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个体分殊 .....	(343)
<b>第十三章 马恩思想差别之解释 .....</b>	<b>(352)</b>
一、“分工说”和“情境说”质疑 .....	(352)
二、究竟是谁拉响了“第一小提琴” .....	(359)
三、马克思与“自然辩证法” .....	(381)
四、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之谜 .....	(389)
<b>第十四章 人的存在的历史叙事 .....</b>	<b>(399)</b>
一、“阶级对立”背后的分工基础 .....	(400)
二、审视历史的双重尺度及其根据 .....	(415)
三、存在和本质的分裂与“自由人的联合体” .....	(424)
<b>第十五章 个体与类的矛盾之扬弃 .....</b>	<b>(434)</b>
一、市民社会与人的自由 .....	(434)
二、基于历史矛盾之扬弃的自由 .....	(446)
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启示 .....	(449)
<b>第十六章 马克思哲学与浪漫主义 .....</b>	<b>(463)</b>
一、问题的提出及不同解释 .....	(463)
二、对人类学本体论悖论的扬弃 .....	(470)
三、“还乡”情结的哲学式表征 .....	(476)
四、浪漫主义的弱点及其克服 .....	(482)
<b>第十七章 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 .....</b>	<b>(491)</b>
一、马克思哲学与进步论的区别 .....	(491)
二、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性 .....	(503)
三、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 .....	(510)
四、反思“现代性”：未完成的方案 .....	(517)
<b>第十八章 “哲学终结论”的终结 .....</b>	<b>(525)</b>
一、来自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论” .....	(525)
二、恩格斯的思想矛盾意味着什么 .....	(544)
三、马克思与“哲学的终结” .....	(555)
<b>后 记 .....</b>	<b>(567)</b>

# 第一章 转变时期的来临

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我们，在刚刚经历了“世纪换千”之后，反观我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状况，不难发现，它已经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在某些方面已经相当深入，在另一些方面也已初见端倪。正确体认这种转变及其实质，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恰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及其内在脉络。

综观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现状，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不能否认正在经历并有待进一步完成的深刻转变。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哲学的自我反思方式、自我把握方式、自我理解方式、自我定位方式等方面。

## 一、从“解构”到“建构”

马克思说得好：“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①</sup>。哲学的自我反思，也就是哲学的自我“批判”。这种所谓的“批判”，决不是庸俗意义上的“大批判”，而是作为哲学理论自我反思方式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批判。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所揭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适用于它自身，这恰恰是其逻辑的彻底性之所在。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亦即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

然而，由于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建国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对待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上，陷入了教条主义和经学传统的泥淖，从而极大地妨碍了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生机和活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不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断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本身也开始了自我反省。人们以“回到马克思”为基本取向，对以哲学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马克思哲学的传统阐释进行批判性的反省，试图消解对马克思哲学的种种误读，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这项工作体现在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例如，人们从元哲学的层面上清理了一些最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对象、功能、体系建构原则，它与时代、与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等等；极大地拓展了实践范畴的本质意义，把它从一个狭隘的认识论范畴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使其获得了哲学立场和视角的规定；由于实践视角的凸显，以往被严重忽视了的主体性原则被重新发现，在关于认识的本质等问题上，力求达到客观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辩证统一；不仅丰富和深化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对辩证法基本规律和范畴进行了阐释和发挥，更重要的是把辩证法同人的存在本身内在联系起来，以恢复马克思哲学实践辩证法的立场；对“真理”的理解，也突破了狭隘认识论的局限，进入到本体论的语境，把它了解为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和异化的历史扬弃而实现的人的本质的“去蔽”和历史的展现及其完成；自由观的重建，也使人们摆脱了“自由就是认识了必然”这一认识论规定的限制，把自由置于人的历史发展和历史解放的高度来加以定位，从而使它具有了广义历史观的意义；如此等等。

通过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深入反省，以“回到马克思”，从而消解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这种解构性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在哲学观念上，我们已基本实现了由旧哲学教科书体系所代表的物质本体论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但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能代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特质这样一个观点，已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然而，从目前情况看，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建构起马克思哲学的新体系，在总体上尚处于意向阶段，因而鲜有真正成熟的体系诞生。其实，宣称一种哲学立场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困难的是把这种哲学立场真正贯穿于哲学体系的建构、哲学话语方式的选择和哲学内容的展开之中，并构成其内在精神。恰恰是这样一种工作，目前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着手进行。如何按照时代发展的要

求，在以往反思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建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又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新体系，这才是当务之急。

## 二、从“封闭”到“开放”

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阐释，带有明显的封闭性。据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编写并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就不下好几百种之多，然而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抑或在表述方式上，却鲜有独特之处，而是大同小异。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似乎是在颁布“绝对真理”，读者只要无条件地认同就足够了，根本无需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此一来，它们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独断论色彩。这样的教科书除了剩下几个干瘪的教条之外，不可能给予人们更多的东西，更不可能给人以智慧。由于取消了进一步思考的可能性空间，人们就只能“照着讲”，而无法“接着讲”。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哲学缺乏理论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陷入了独断化所致。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自己远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以至于使人们在它面前“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sup>①</sup>。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去世之后出现的几乎所有文明成果，要么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早已有之的东西，如系统论思想等等；要么就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或伪科学，如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和对社会学、心理学的批判。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是否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同变迁了的时代和其他的哲学及文化成果保持对话，以便感应时代脉搏，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它们的合理成分，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里原本是不成其问题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的禁锢，它倒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以至于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人们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哲学不仅有其思想史来源，而且应当有其“横向来源”。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哲学诞生后，它还必须不断地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之所以走向自我封闭，并不在于它建立了体系本身。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体系乃是一种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对于哲学的建构来说，体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有人担心，一种哲学一旦形成体系，就有可能陷入封闭和保守。其实，一种哲学是否封闭和保守，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自己的体系，而是取决于它所建立的体系是否具有内在的开放要求和能力。造成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封闭性的一个重要的学理上的原因，就在于它未能把马克思所极力推崇的实践作为整个体系赖以建构的基础和前提。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哲学体系丧失了亲近时代、回到“此在”、与“他者”展开建设性对话的内在需求。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是内在的开放性，即它不是指体系本身的非完成性，而是指体系具有内在地与现实相沟通的能力。这里所谓的“开放”，既是指它与时代的互动和沟通，又是指它与其他理论的对话和交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马克思哲学“再认识”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重新发现，马克思哲学体系实现了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显示出来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首先，立足于人的“此在”状态，深入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如现代化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等等，既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反过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本身，从而使其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感”。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壁垒开始被打破。近年来，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沟通工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沟通不仅仅局限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中国化的形式，如“中国气派和中国语言”，而且进一步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相互发明和相互解释。后者才具有更本质的意义。同样，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沟通，也开始成为国内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如对马克思同海德格尔、同德里达等等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我们开始正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